

Ernest Hemingway

老人与海
全译本

〔美〕欧内斯特·米勒尔·海明威
文爱艺 译

Ernest Hemingway

老人与海
全译本

〔美〕欧内斯特·米勒尔·海明威
文爱艺 译

定价 66.00 元

老人独自划着小船，在湾流中捕鱼，八十四天了，一条鱼也没抓到。前四十天，有个男孩儿跟着他。四十天了，还没摸到一条鱼，孩子的父母对他说，老人如今是个灾星，霉到了极点；孩子不得不听从他们的吩咐，上了另一只船，一个星期就捕到了三条好鱼。孩子看到老人回来，船总是空的，感到很难过，走下岸，帮老人收拢钓索、鱼钩、鱼叉，扛回绕着帆的桅杆。帆上面粉袋打的补丁，像一面永败之旗。

老人消瘦憔悴，脖颈上的皱纹很深。腮帮上有癌变的良性褐斑，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闪射的光线引发的；褐斑从他脸的两侧蔓延下去。他的手满布伤疤，那是拉鱼绳索刻下的。这些伤疤没有一块是新的。它们像无鱼可打的沙漠，被侵蚀的古老沟壑。

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出衰老，除了眼睛，它们像海水一样的蓝，闪烁着乐观不屈的光芒。

“圣叠哥，”他俩爬上岸时，孩子对他说，“又能陪你出海了。我已经挣到了一点儿钱。”

老人教会了孩子捕鱼，孩子爱他。

“不，”老人说，“你现在的船运气好。跟他们干下去吧。”

“你该记得，有一回你八十七天没钓到一条鱼，接着三个星期，我们每天都抓到大鱼。”

“记得，”老人说，“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没有信心离开我的。”

“是爸爸逼我的。我是孩子，不能不听他的。”

“我明白，”老人说，“理该如此。”

“他没多大的信心。”

“是啊，”老人说，“我们有。不是吗？”

“对，”孩子说，“我请你到露台酒吧喝杯啤酒，然后再把渔具带回去。”

“那好，”老人说，“都是打鱼的。”

他们坐在酒吧的露台上，不少渔夫拿老人开玩笑，老人并不生气。一些上了年纪的渔夫望着他，感到难受。他们并不流露出来，平静地聊着海水的流向，钓索垂放水下的深度，天气的情况，谈起他们的见闻。打鱼的渔夫都已回来，把旗鱼剖开，整片儿排在木板上，每块木

板由两个人抬着，摇摇晃晃地送到收鱼站，在那儿等冷藏车把它们运往哈瓦那的市场。抓到鲨鱼的人把它们送到海湾的鲨鱼加工厂，厂里的工人把鲨鱼吊在复合滑车上，除去肝脏，割鳍，剥皮，把肉切成长条，用盐腌制。

东风，鲨鱼加工厂飘来很浓的鱼腥味；今天只有淡淡的一丝，因风向转北，逐渐平息了。酒吧的露台上阳光明媚，可人心意。

“圣叠哥，”孩子说。

“嗯，”老人应。他握着酒杯，想起了往事。

“我去给你弄点明天用的沙丁鱼吧？”

“不。玩你的棒球去吧。我划船还行，罗合略会帮我撒网的。”

“我很想去。不能陪你钓鱼，我也想为您做点事。”

“你请我喝过啤酒了，”老人说，“你长大啦。”

“你第一回带我上船，我多大？”

“五岁，差一点送了你的命，我把一条鱼拖上船，它鲜龙活跳地差一点把船撞碎。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我记得鱼尾巴砰砰地拍打着，船上的座板被打断了，还有棍子打鱼的声音。我记得你把我往船头湿漉漉的钓索卷里猛推，我感到整条船都在发抖，听到你啪啪地用棍子打鱼，像砍树，还记得我浑身都是甜丝丝的血

